

落花曲

彭芳艸著

神州國光社出版

落花曲

彭芳艸著



神州國光社出版

1931

本書作者其他譯著：

管 他 呢	1 9 2 8
苦 酒 集	1 9 2 8
寒 夜 集	1 9 3 0
厄 運	1 9 3 0
都 市 (辛 克 萊 著)	1 9 3 1

序 曲

一

我的生命在曠野中抖顫，奔馳，瘋狂；我要這樣去耗費餘剩的生命力，一點都不可惜。

陽光蒸炙我的骨髓，月光又冷侵我的尸體，何況還有雨露的潮潤，風雪的擊襲；這一切都不能使我躍動，我已不知道熱和冷，愛和仇，悲和樂，人和獸。然而無名的什麼却使我的生命力沸騰；於是只有抖顫，奔馳，瘋狂！

我要這樣去耗費餘剩的生命，直到骨髓鎔化，尸體腐爛，這曠野也將陸沉。我什麼也不留給這人間就逝去了！

我一定是這樣逝去！

二

以前，就是醞釀成現在這種狀態的以前，我的生命之花是曾經燦爛過的，像薔薇，像玫瑰，像百合。青春之神也曾謹慎地護持牠，但不只帶來了快樂，溫暖，陶醉，也有痛苦，寒冷，淒涼。呵！不拒絕而承受，以自己的精神和體力去消磨。

我的生命之花在這樣的包圍中含苞，盛開，而凋謝了，現在是凋謝了！青春已從我的身旁掠過，留下永不磨滅的痕迹，去了，去罷！

落花躺在地下嘆息，但不能再返枝頭，而我的生命就變做一無所有。雖然只是一隻空手，然而我不祈求，我孤立着面對於一切！

生命已經一無所有，落花也不能再返枝頭，青春無踪影了！

三

戰爭的怒潮吞了我的慈母，窘迫和憂愁殺了我的慈父，痛苦又迫着我離開了我的故鄉；使我戀慕的故鄉，我再也不回頭去望。

我四處飄流，像風中的微塵，然而我在尋找我的新牛

命。

尋找我的新生命，我生活着如狗，喘息着如牛；我以鐵樣的心情去忍受，雖然如狗如牛，不是因為尋找新生命麼？

然而我有希望，我的腦內也有愛的遺留，我像沉睡着的人，正等待着喚醒。喚醒，愛的T T呵，你為什麼在我的面前呻吟？

你將我來喚醒，T T呵，我的愛人！

四

你却將我來喚醒，T T呵，你又用你的嫩膩的手來撫摸我的被損害的靈魂！

我睜開了眼，發現了我的新生命，這新生命是對我的愛和給與我的深情。我貢獻了我的心，不但我的心，還加上被損害的靈魂。

我懦弱得有如上帝的羔羊，我不敢表白我的自身。被你挑撥起來的愛之火焰圍繞我，薰炙我，使我一刻不能寧甯。我狂奔，追求你，我的愛人，你的深情，我的新生命。

呵，我的和平，我的止水般的心情於是都擾亂而絲索。我的愛人呵，你為什麼要來將我喚醒？然而我現在已經被你喚醒。

五

我的生命之花爲你開放，雖然不免是暗淡無光，這終究是青春景況。愛人呵，你應當知道，那正是青春的景況！

我拒絕你的漠視，要得你的微笑；美麗的微笑，勝於滋養一切的陽光。我需要陽光，T T 呵，你給與我罷，你給與我罷！

沒有金錢，沒有名譽，沒有……沒有……但我有鮮紅的心，愛之火焰，被損害的靈魂。如果你給與我以微笑，T T 呵，我相信我敢上那人生的戰場。上戰場，爲你，爲我的新生命！

是的，我已經上戰場！

現在我的青春的景況已經沒落，生命之花又已飛颺：你遺棄我而去，T T 呵，我所得着的不外乎創傷，創傷，創傷！雖然只是創傷，然而餘剩有力，我便任我的生命在曠野中去抖顫，奔馳，瘋狂！

愛人呵，T T 呵，這都是因爲你將我喚醒！

我醒了，我的生命在曠野中抖顫，奔馳，瘋狂！

一

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應該從那裏說起，只覺得許多甜蜜而痛苦的亂絲塞滿了我的腦內，尋出那應該起始的絲頭，實在是艱難的工作。

讓我記罷，這已經是四年以前的事了。

我正在那古老的P城中尋求新的生命，我那被損害的心中充實着希望的火焰。我爲這希望的火焰所控制，日夜工作着，比耕牛還要勤苦。我倒不以爲這樣不如狗的生活難堪，堅忍地掙扎着，自己彷彿看見自己的面前不遠就是光明的坦途。

雖然是輾轉，究竟是向前進。人間的一切悄悄地躲在黑暗角落裏，我也不注意到牠們。我本不懂得什麼是愛或仇，

然而我却在想懂得。當我已經明白了我是被損害者的時候，我就否定了愛。那時，我是否定愛的存在。

在寒假的時候，就連那不如狗的生活都離開了我，我預備着挨餓，因為我已不能別樣做。W君從T地來信勸我到他家裏去寄食。呵，寄食，這是怎樣的一個輕饒的口氣！終究爲希望誘惑的緣故，我順從他的話了。

我是個寄食者，我住在對於我並不溫暖的W家，與嚴寒搏鬥，只有在空中快樂得飛舞着的雪花來安慰我的孤寂的靈魂！

二

正如W君所說，他的家是快樂的王宮。樓上時時傳出他的三個姪女的笑聲，沒有一點憂愁的暗影。不，這些純真的笑聲將所有的憂愁的暗影都驅到我的房中了。有時，我爲憂愁的暗影所擠迫，我覺得氣都吁不出來。這就是快樂的王宮麼？

忽然一天，我正在床上躺着默想，這些純真的笑聲中添出了清脆的一種；牠特別刺激我的聽覺，房中的憂愁的暗影便更其濃厚。W君所謂的快樂從樓上漸漸地移下來，竟到了我的窗前，迫得我流了兩行清淚。兩行清淚不是爲我的逝去

的父母，也不是爲久已別去了的故鄉，是爲我自己流的。我沒有閉上眼的力量，我是個不能自制者。

清脆的聲音在我的心上似乎留下了深深的痕迹，我知道這聲音的所有者是誰，然而我不敢去探訪；好像有種無形的主宰不許我去探訪。但無形的主宰雖然禁止我的探訪，却不禁止牠在我的心中浮蕩。

我應當感謝小P（W君的最小的姪女），像剛出籠的麻雀一樣，從院外跳到我的房裏，歪着頭對我說：

‘我家裏來了客，一個很好的客！’

‘來了客？誰？’我驚奇地追問。

‘你看，’她拉我到窗前，‘那不是的？’

一個陌生的女郎站在她的三姐身邊，因爲背着我，我不見她是怎樣的人；但就她的站立的姿勢考查，她應當是一個美麗的少女，我立刻知道那清脆的聲音是從她的喉內發出來的。我覺得那清脆的聲音又在我的耳邊鳴奏，想在追問她的消息，小P却又像麻雀一樣跳出去了，留下我一個人，在憂愁的暗影的圍中，我的心更加倍地沉重了。

三

我帶着一個沉重的心，面對着濃厚的憂愁的暗影。我的

感情是那樣的容易被激動，她們的純真的快樂的笑聲幾乎使我每天都要留點清淚，淚流簡直可以把我浮泛起來。

但我仍然想看一看那個陌生的少女的面容；我爲那清脆的聲音所苦惱着，照例每天的默想不能繼續下去，爲我所最願思索的人生問題，更只有拋開不問，我的心境一天一天在那裏轉變。

流淚過後的心雖然是輕鬆點，然而覺得十分空虛，我所熱烈追求着的希望的火焰好像爲淚流所溼侵已經消滅下去了。在我，這實在是可怕的沒落；因爲沒有希望的火焰的控制，我將無門在人間輾轉。

心境一天一天轉變，看一看她的願望也就一天一天增強，強得我在房中往來奔馳，好像入籠不久的猛獸一樣。

大雪剛止的天空，陰雲是滿滿地密佈着，覺得天空比屋子還小，竟容不下這許多陰雲。地上的雪花已經鋪到兩三寸厚了，天鵝絨的毯子都沒有牠那樣溫柔，奔馳過久而疲乏的身軀便不自覺地坐在窗前的椅子上，去看這我並不願看的雪景。

樓上的紛亂的歡笑聲往下移，接着許多脚步踏着樓梯響，我知道是她們下樓來了；我的疲乏的身軀受了這新的激動立刻恢復了原狀，但我却胆怯地坐着不動。等待着她們從

我的眼前經過。

呵，她們來了，那陌生的少女正夾在小P的兩個姐姐之間走，她的面容仍然不能顯示給我看。她們到了雪地上，都似乎約好了似的背着我的眼簾。我的心忽然跳躍起來，臉上也一陣一陣發熱，我已不知道怎麼纔好。

常常到我的房中來玩笑的小P姐妹們自從那陌生的少女來了以後，我的房中就斷了她們的足跡。她們因為有了那樣清脆的聲音的少女與她們在一起說笑，忘記了我倒也應該。但是她未必不知道我那時正在她們的背後，為什麼不叫我一聲？尤其是小P，她是很對我親熱的，現在也不理我了。我盼望無論她們之中那一個只要隨便叫一聲：‘P叔叔’；我就可以立刻出去，同她們玩雪去。

小P姊妹們都蹲下去抓雪，想做一個雪羅漢，天鵝絨似的雪毯上立刻出現了許多破洞。我願她們做不起來，或者想起了我要我幫助她們。那陌生的少女也輕輕地跑過去，參加這種工作，如果她們要我幫助，這是一個巧妙的機會了。她們都嚴肅地工作，不出一點笑聲；八隻白嫩而肥滿的手掌不住拍打還未變成模形的雪羅漢的身軀。因為雪羅漢的兩膀上瘦弱，陌生的少女便蹲了過去，想將牠充實一些：她的側影就出現我的眼前了。

她的側影發散出無數的光輝，使我的躍動的心增加了速度。我知道我若轉向東邊去，我就能夠看見她的正面；但我不敢那樣做。她們之中猛然起了騷動，小P把她的三姐推倒在雪地上，快樂的笑聲又浮起來了。她們笑得那樣快樂，丟下了工作，互相依扶：這騷動使我看清了那陌生的少女面容，我真誠地感謝小P。

她的面容雖然現在還是很新鮮地浮在我腦內，然而我有描寫的能力麼？我只覺得她的全部組合得異樣的均調，晶瑩而闊大的眼上有濃黑而纖細的眉毛；尖尖的鼻下是一個薄薄而弧形的嘴唇；而這些的底子就是又紅潤又潔白，又細嫩的臉盤；更加上細弱而豐滿的輪廓和走起路來的婀娜的步伐；啊，她是這樣的一個神女。我相信在我的眼前的她，的確確是個神女。

她們的騷動固然沒有停止，但前後追逐着離開了雪地，我惘然地閉上了眼，正興奮着的身心忽然鬆懈了。

四

我自己在莫明其妙地苦惱着，眼前總有她的影子在浮動。

在一個晚飯的時候，W的哥哥忽然對我說：

我看你的身體有點不大好！’

我懶懶地點了點頭，W君望着我微笑；我的心就在腔內猛然跳起來了。我想着我的祕密是被他知道了吧？但我又覺着我並沒有什麼祕密，然而終究不能安下心去！

‘我們這裏來了你的一個同鄉，她真是聰明得很！’ W的哥哥繼續着說。

‘呵，同鄉！’我不敢追問，因為我已經知道他所說的是誰了。

不但聰明，而且漂亮呢！’ W君搶着說，指的我的椅後：‘你看，那不是的？’——她真在這裏麼？我想，但我怕回頭去看，我實在沒有遇着她的銳利的目光和勇氣，只有望着菜碗裏。

‘我替你們介紹罷！’ W的哥哥這樣說，臉轉向門外去：‘進來罷，你們都是同鄉！’

我的背後立刻就有了細弱的笑聲，這笑聲逼得我非回頭不可，她們四個人都站在我的椅後，她輕輕地對我鞠躬，我覺着一陣火焰衝上我的臉，我趕快還了她一鞠躬，站起來。

她表示出十分沉靜的樣子，但掩不了她的活潑；她便站到棹子邊看我們吃飯。我的頭被迫強地低得愈下了，然而另外有一種力量在那裏扳起我的頭來，我感到身體在顫動。

‘你趕緊預備功課罷，將來考不上，多丟臉！’ W君望着

她說。

‘我沒有法子預備那末些!’她淡然地回答,接着是輕笑。

‘有法子!’ W的哥哥開口:‘你請F先生教你好了。

‘我自己還得要人教呢!’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要這樣回答。

‘F先生太客氣了,教我是有多的!’ 她總忘不了她的輕笑。

‘就是這樣罷,你們現在是師生了!’ W君放下了飯碗。

‘笑話,什麼師生!’ 我違心地推讓。

‘那末,我就叫你F叔叔了!’ 我想不到她會這樣緊逼我。

晚飯以後, W兄弟都上樓去了,這闊大的飯廳中就剩下我和她們四個人。我好像到了一個異樣的國度,不安的情緒將我圍困着,我在掙扎。但她們都很自然,小P在演習表情唱歌,小P的二姐三姐在比賽誰的眼力遠,注視着牆上掛的小字屏幅。惟獨她,她毫無所思而坦然地望着我,我覺着無地可容。我記起了我的皮鞋快破了,又記起舊皮袍的後背有一塊油漬,和臉好久沒有修理了。以前,我以爲無礙的,現在看來是萬分醜惡,不安的情緒慢慢地往上升。

‘F先生是C地人吧?’ 她打破了我們之間的沉寂。

‘是的,你呢?’ 我看着她的胸前。

‘我的家就在你的家的後街!’

‘我的家的後街，那裏正有一個姓K的。’

‘W叔叔常常對我說起F先生，並且說F先生用功。’

‘用功?’我慘然地一笑，我想起了我在P城落泊的境況了。

五分鐘的靜默過去了，小P停止了唱歌要上樓，她也只得跟着去，然而她走到飯廳門口，却回轉頭來對我說：

‘F先生不要客氣了，明天我來補習功課!’

她們都去了，我一個人佔領了這空間，發現自己太渺小了，沒有充實的心。我忽然悔恨我這次不應該到T地來，但我不明白我悔恨的理由。我竭力想把她的影子排斥到腦外，結果是更為深刻。

我回到我的屋內，又聽見了她們的笑聲，這笑聲分外刺耳，我又不能制止我的眼淚了。我的眼淚和她們的笑聲同樣繼續了三點鐘。她們的笑聲沉寂，我跑到院子裏去探望樓上，想尋覓她們沉寂的原因。樓上的燈還亮着，窗簾是合起來了，但有許多影子在窗簾上隱現，我不知道那個影子是我要看的，但我却一直看到樓上的燈全熄滅了，才躺回自己的床上，經了久凍的手足都麻木得覺着不是自己的了。

五

因為昨夜的失眠，頭腦沉重得抬不起來，好像失掉什麼的心永遠是劇烈地躍動，不願意休息。自己很想拋棄了一切眼前的境況，再思索人生問題，但覺得人生問題中橫橫直直地都綁了愛的繩索，然而除去了繩索，這人生竟空虛得像一個水晶瓶。早飯以後，便望午飯，午飯以後，又盼望晚飯了，究竟是盼望的什麼，我自己也說不出來；似乎非這樣的盼望，這一天的長時間就不容易渡過。

炎熱的太陽把地面上所有的雪都溶化了，地上就成了泥塘；我昏昏然地在泥塘中奔馳，直到背上沁出汗來，疲乏開始襲擊我，我才回來；進了房，不知怎樣地躺倒床上，然而樓上又浮出了笑聲。我怎麼樣也睡不安穩，眼前又是她的面容。黑夜籠罩着大地，樓上的燈光映在窗外赤裸裸的地上發抖。

我覺着這房中有微弱的人聲，睜開倦怠的眼皮，她們四個都在我的面前，但這並不是夢，我不知道她們什麼時候進來的。

‘上課來了!’ 小 P 首先對我說。

‘上課來了?’ 我竭力擠出了一點笑容。